

五百年光阴易逝，无定乡与天庭的鏖战凄惨收场，华文昌一腔悲愤，上溯历史而回，为求心中无悔，宁愿改写乾坤。李亚峰作为华夏神医声名鹊起，他只顾了上无定乡，摆八剑图，在赛珍大会上出尽风头……却不知道暗潮涌动之中，早有一双眼睛盯紧了他。历史，何时重演？

北方文艺出版社

邪樱女

无定乡2

凝翠崖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鄭

邪
櫻
之
乡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邪樱. 2, 无定乡 / 凝翠崖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

出版社, 2005.12

(修正幻想系列丛书)

ISBN 7-5317-1891-X

I. 邪... II. 凝...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9610 号

邪樱(2)·无定乡

作 者 / 凝翠崖

责任编辑 / 李相玲 王佳欢

封面设计 / ■修正文库·李振西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 980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251 千

版 次 /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5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891-X/I·1750



目录

第一章	隙中驹	1
第二章	上天言事	12
第三章	逆天鸿门	22
第四章	成败皆为情	33
第五章	南海密议	44
第六章	有关时空的智慧	54
第七章	咸鱼的幸福生活	67
第八章	华夏有神医	80
第九章	古装的魅力	94
第十章	太白居的太白	107
第十一章	在我的梦中你是一个伤心的人	120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无定乡	135
第十三章	猴子发威,野马擒龙	148
第十四章	一啸惊破霓裳羽衣舞	160
第十五章	越王八剑图	175
第十六章	烟瘴金蚕	189
第十七章	英雄本色 千年恩仇泯一笑	204
第十八章	钱强被凉水塞住了牙	218
第十九章	语不惊人死不休	235
第二十章	赛珍大会	254
第二十一章	泉雄末路	266

邪
櫻
2
无定乡



第一章 隙中驹

邪
櫻
2
无
定
乡

光阴易逝，白驹过隙。

当华文昌叹出那句“曾经的未来”时，那五百年的光阴就像插在他心头的一支离弦之箭。或许，他能把离弦之箭再次追回，可心上留下的伤痕，却永难消逝……

那是……五百年后的无定乡中……

“唉，真是发生了许多事呢……”站在乾稷山顶的李亚峰长叹道，披肩的长发被夜风吹拂着轻轻飘扬，一钩新月下两道白眉十分显眼。

“老大，又在想过去的事情了？”不知什么时候，王信走到了李亚峰身边，轻叹一声，向李亚峰发问。

“是啊，要不然，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李亚峰抬头望着满天繁星，语气里充满了落寞。

“五百年了，被困在这里已经五百年了……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原来时间过得是这么快的……”王信还在叹息。

“天庭没什么动静吧？”像是为了打破令人不快的气氛，李亚峰改变了话题。

“没有。”王信摇摇头，“无定乡让他们有来无回，在找不出对策之前，恐怕是不会再来送死了。”

“有来无回吗？”李亚峰自嘲地笑笑，“可在无定乡里面的我们不也是一样？被困在无定乡中，不能得脱。”

“老大，我们总有一天会出去的。”王信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再说，就算我们不出去，他们早晚也会来逼我们出去。……只要老大你手上还拿着那东西。”

“王信，你变了。”李亚峰拍拍王信的肩膀，笑道，“你越来越精明了。”

“老大……你知道，我宁可一直被你和二哥叫着‘闭嘴’，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我到现在也还是想不通，二哥他到底为什么会……”

“也许……一切都是我的错……”李亚峰冲正要反驳的王信摆摆手，“别多说了，我还要再想些事情，你先回去吧，要不然好子该担心了。”

“……我知道。”王信无奈地点点头，“老大，你也不要想太多。”

“放心。”

这一切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亚峰又在思索了。

也许……是从自己和王怜怜在西安始皇墓中的奇遇开始的？不，还要更早，是自己趾高气扬地闯入省中医院院长室那时开始的吧？也许……在自己拜师进入华佗门的时候就开始了？或者从自己一出生，就注定了事情有一天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逆天吗？”良久，李亚峰唇边露出一丝苦笑，“至少我现在知道‘天’是什么了……”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李亚峰耳边响了起来，“难道到了今天你还不死心？”

李亚峰一惊，回头望去，一个很熟悉的身影正站在自己的背后。

“小怜，你怎么来了？”

“听王信说你又在发呆，就过来看看，陪你说说话，免得你一时想不开丢下大伙儿自己跑出去向天庭投降，你要是一走，家里可就全完了。”王怜怜笑着说，灿烂的笑容一如五百年前般亮丽，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小怜！”李亚峰又好气又好笑，“家里人也只有你敢跟我开这种玩笑！”

“谁在跟你开玩笑？我可是认真的。”王怜怜嘴上虽然不服，但却走上前去轻轻靠在了李亚峰的怀里。

李亚峰把王怜怜拥在怀中，双臂紧了紧，慢慢地说，“我……是在想过去的事情，在想我自己……”

“那有什么好想的？你不就是天下最大的大骗子嘛！”

“去！”李亚峰在王怜怜额头上轻轻一吻，若有所思地说，“我从小练武，十六岁被师父逼着进了华佗门，要去逆什么天……可你知道的，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过要做什么，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已居然成了家里五万多人的首领，自己手上还沾着几十万天兵的血……”

“你不要说你后悔了啊。”王怜怜拉着李亚峰坐了下来，依旧靠在李亚峰怀中，半闭着眼睛说，“其实你自己最清楚，从一开始，你就想要出名。”

“你说我想要出名？”

“是啊。”王怜怜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着，“你既想出名又有出名的本钱……”



不过你胆子太小，一直放不开手去做，事情做到今天，只怕十成里有九成倒是凑巧。”

“怎么说？”

“怎么说？就这么说呗。你想想看，你到现在最快活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是……是现在，我怀里抱着我最心爱的小怜……”

“少胡说八道！”王怜怜很干脆地打断了李亚峰的甜言蜜语，“你最快活的日子是你刚刚出名的时候。”

“我刚刚出名的时候？”

“是啊，那时候你是中医界的‘小祖师’，又是著名作家，还和十殿阎王拜了把子，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还有神仙送上门来让你整着玩……”

“别说了！”李亚峰脸色变了，“那全是假的！全是天庭安排好了的！”

“听我说完嘛，就算是天庭安排好的又怎么样？你不还是天天都高高兴兴的？再说了，那时候姜冉对你可是一往情深呢！”

“小傻瓜，五百年前的事情了，你吃的是什么陈年老醋？”

“大骗子！老妖怪！谁吃醋了！”王怜怜不依地在李亚峰怀里扭来扭去，突然一把推倒李亚峰，骑在李亚峰身上用手指着李亚峰的鼻子问起来，“说！上次天兵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唯独不杀姜冉？”

“喂！醋坛子不要说破就破好不好？你讲不讲道理？明明是你死活不让我杀的好不好？说是念着过去一点情谊放她一马让她回去报信的，弄得我权威尽失，怎么现在倒成了我的错？”

王怜怜看着李亚峰一副愕然的样子，不由得笑出了声，“算了，不理你这个大骗子了！”站起身来作势要走。

“小怜，你……”李亚峰跳起来一把拉住了王怜怜，“……你……你才是我最爱的人。”

“谢谢。”王怜怜故意板着一张脸，面无表情地回答。

“小怜！”李亚峰生气了，“都这么多年了，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为什么你就是……”

见李亚峰认了真，王怜怜也不再开玩笑，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李亚峰，我明白你的心意，比你自已还要明白……所以，我才跟在你身边五百年……可也正是因为明白你的心意，我才知道，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小怜？你……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你老是在回想往事，那你就好好想一想吧。”王怜怜转身向山下走去，边走边说，“你一开始就想出名，只是胆子太小，又有太多顾忌，心里虽然狂妄，可

又有循规蹈矩的愿望，事情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未必就是你自己心甘情愿……你想想，如果天庭现在处死曹暮，又答应把姜冉嫁给你，那你还会留在这里吗？……说什么‘逆天君’？简直笑死人了。什么心狠手辣冷血无情，全是假的……你究竟还是五百年前的你，从来就没有变过。”

李亚峰被王怜怜突如其来话惊呆了，像一尊石像般定在乾稷山的山顶一动不动，夜风越来越强了……

“陛下，微臣冒罪直言，那华九与天庭为敌时日已久，若不能早加收服，日后难免两面受敌，到时若一个应变不及便有祸事，望万岁明察。”天界金阙云宫灵霄宝殿之上，玉帝早朝，托塔李天王俯首启奏。

“元化，华九与你是一家人，你有什么话说？”玉帝面沉如水，垂首向下发问。

“陛下，微臣惶恐。小……那华九无非是不知本来，再加上有人挑唆，才有胆冒犯天威。依微臣之见，战不如和，派人招安也就是了。”医官华佗出班叩首。

“元化，你说的轻巧！”旁边太白长庚星气冲冲地反驳，“五百年前你也如此说，可到底如何？老汉奉旨前去招安，险些坏了性命！那华九屡有奇遇，更将逆天邪功练至第三层，莫说招安，就是发兵也不能诛。五百年来，倒有八十万天兵丧在华九手中，连灌口二郎真君也落了个形神俱灭，若非用上下八十一架天罗地网锁住他的巢穴让他投鼠忌器，只怕连灵霄宝殿他也早就打将上来了！如今你又要招安，莫不是要叫老汉去送死？”

“太白星君，元化又没说要你前去招安，星君明明知道这灵霄宝殿有佛宝相护，华九纵有天大本事也难以施展，怎么还说气话？还是让元化把话说完。”赤脚大仙出来打圆场。

“陛下明鉴。”华佗侃侃而谈，“五百年前，那华九本是我天庭专为神农谷无名金丹和逆天邪功而设的一粒棋子，但阴差阳错于凡间始皇陵中受李淳风蛊惑，误解天机，这才与天庭为敌。加之他误打误撞悟透逆天邪功第三层，天庭中实是无人能制，是故战不如和。若能招安，令其得知本来，或是在天庭为臣，或是依旧居于无定乡，都将是日后天庭一大臂助。只是此事只宜暗中进行……”

“元化，你还是护着你自家人。”隆恩真君王灵官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华佗的话，出班向玉帝启奏，“陛下，华九与天庭仇深似海，若是五百年前还或可招安，如今则是万万不能。五百年征战，不说那八十万天兵尸骨无存，二十八宿损折过半，四大天王亡却其三，二郎真君、九耀星官形神俱灭，河汉诸神伤亡不计其数……那华九早已迷失本性，乃是逆天妖邪，怎能招安啊！”

“真君此言差矣。”太上老君出言驳斥，“华九逆天本就是天意，此中纵有差池

亦全非华九之过，无非命定而已。真君若如此说，那华八与李淳风为将无名金丹交至华九手上，甘受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一记天雷轰顶灰飞烟灭之事又该如何算法？还有那张甜，明明是凡间一无辜女子，为华九硬挡哪吒三太子一击，竟至魂飞魄散之事又如何？无定乡中群妖更是枉受池鱼之殃，十停中倒亡了八停。自古冤家宜解不宜结，莫说华九与天庭本为同源了。招安之事，原在必行，只是如何行法，还要万岁定夺。”

“元化与老君言之有理，朕也欲招安华九……只是华九于无定乡中布下诛仙大阵，更有逆天邪功为助，但见天庭群仙一人无定乡便不问青红诛之而后快，这招安的人选……”玉帝扫视殿上群仙，微微摇头，“莫不如让北斗直接去说好了。”

“万岁，”华佗进言说，“北斗乃是天庭重臣，又有重任在身，不可轻动。微臣以为，莫不如让五百年前王母所度之女仙前往，当可保全身而退。”

“这……也好，准奏。”

“老大，我要走了。”

“曹？”

“老大，我最后再叫你一次‘老大’，我要走了。”

“曹……为什么？”

“很简单。在你身边我永远都是老二，我想要的永远都会被你抢走。我受够了。现在既然小冉成仙了，我要和她一起走。”

“曹！你是我的军师！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也许吧。但我无所谓没有你，或者没有你我才活得更自在不是吗？小冉也是。”

“曹！”

……

“李亚峰，算了，不要白费力气了，你杀不了我。就算我站在这里不动，你下得了手吗？……如果你能杀我，我就不会走了。相反，我倒是杀得了你，要不要试一试？”

“曹暮！你……”

“哈，别担心。我现在还不想杀你。毕竟你曾经是我的老大，不过……将来的事情，谁也说得不准……如果天庭让我统兵来杀你的话……你知道，你没有胜算。我……了解你的一切。”

“你……你给我记住……”

“李亚峰，别勉强了。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不是吗？就算我现在不走，早

晚也会被你逼走的。我不是你的军师，是你的对手，我们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是对手。”

“……你是什么意思？”

“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你是阿疯，我是阿木，也许阿木没有阿疯就不会在文坛出现，不过，阿木既然出现了，就不会永远听阿疯的话。你明白的。阿疯需要的是阿木来衬托他的伟大，但阿木的文笔并不比阿疯差，那么阿木为什么还要一直在阿疯的光环底下藏着呢？就好像明明我也喜欢小冉，但还要为你追小冉出谋划策，这没有道理不是吗？”

“别说了！你给我滚！永远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这可说不准。不过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见到我，否则你可能会死得很难看。别忘了，我手里还有‘盘龙剪’，你最怕的东西。”

“滚！你给我滚！”

……

事情已经过去五百年了，想起来还是让人那么不舒服……

也许曹暮说的话是对的……在自己还没有练成通慧功第三层的时候，自己一直不是他的对手。神农谷一战自己一败涂地，迷天花阵被破，凝翠崖塌了，药田毁了，寒竹林被烧成平地，连寒潭的水都被煮干了，家里人为了保住自己，死了将近一半……

其实，这应该还是曹暮没有赶尽杀绝的原因吧？那时候他如果想要杀我，随时都可以……可他为什么一直没有下手呢？是还念着旧日的情谊？还是要像猫捉老鼠那样先尽情地玩弄自己、羞辱自己？我不知道。曹暮的心思我不能明白……也许我从来就没有明白过……

后来，我练成了通慧功第三层，能够杀他了，可是，为什么就像他说的一样，我就是下不了手？他呆站在我的面前，诛仙剑就架在他的脖子上，只要我轻轻一挥，他就会形神俱灭，像二郎神一样，像被我杀死的几十万天兵一样。可是，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杀他？反而把他和姜冉一起送出了无定乡？虽然我真的恨他……我是恨他吗？恨他的什么？是因为他统兵杀了那么多家人，还是因为他的背叛？又或者只是因为我不明白他的心思，还是因为他说的我和他一生下来就是对手？

李亚峰被王怜怜的话勾起了心事，他怔怔地站在乾稷山的山顶，任夜风把他身上雪白的长衫吹得猎猎作响……

“老大！”王信的叫声打断了李亚峰的思索。

“王信，你怎么又……咦？好子、小怜、猪前辈、鹰前辈，你们也来了？怎么了？”



“老大，天庭来人。”

“天庭来人？好啊，自从五百年前他们那场大败之后这还是第一次进犯咱们无定乡吧？那还不……不对啊？怎么你们全来了？那是谁在坐镇指挥？诛仙阵怎么也没有反应？”

“老大，这回天庭不是来打仗……”

“我说过什么来着？不管是来干什么，天庭来人统统杀无赦！上一次我闭关的时候你们私放太白金星的教训还没尝够吗！”李亚峰两道白眉皱在一起，狠狠地“哼”了一声。

“老大……”王信想要辩解。

“住嘴！”李亚峰语气冰冷，“时至今日，我们与天庭之间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但凡天庭中人踏入无定乡一步，唯杀而已！”

“老大！你怎么就是不听我说呢！”王信急得连连跺脚，“来人是姜冉！”

“姜冉？”李亚峰面无表情地说，“那又怎么样？区区一个天庭女仙，难道你们还应付不了？非要我亲自动手吗？”

“君上息怒，请听我一言。”王信身边蓝脸红发的怪人开了口。

“鹰前辈有话请讲。”鹰二是无定乡的元老，李亚峰对他倒不敢怠慢。

“君上，无定乡与天庭的征战也有五百年了，说得好听些，天庭远不是我们的对手，只要天庭中人前来进犯，个个是有来无回；可这几乎是全仗君上一人之力，若是没有君上，无定乡早已失陷。”

鹰二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了下去，“可仅凭君上一人，又能撑到几时？无定乡外的天罗地网固然困不住君上，我们这几个老家伙也能闯得出去，但众兄弟的修为……虽是得了君上之助，但还是大都远远不如我们几个，更不要说和君上相比了。由此来看，反攻天庭的大计在千年之内无非是纸上谈兵。若是说得难听些，无定乡便是一个瓮，我们全是瓮中之鳖……”

“君上，鹰二哥的话虽然不中听，可这确是实情，老夫平日里和鹰二哥闲聊也常说到这些。”肥头大耳的猪三把话接了过去，“无定乡中众兄弟的修为远不如天庭诸神，如今反攻天庭的大计只能说系于君上一身而已，连我们这几个老家伙都算上，大伙儿都是在君上的庇护之下在无定乡里苟延残喘罢了。君上不忍弃我们而去，也就无法离开无定乡，不要说反攻天庭，连凡间之事君上如今不也是不知吗？……此中的详情，想必天庭也是清楚的，故五百年来天庭对无定乡是困而不攻，颇有些放任不管的意思。此时天庭却突然来人，此中定有蹊跷。不是天庭有了变故，便是……”

“便是天庭有了制我之法？”李亚峰心中一惊。

“老大，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见见姜冉再说吧。否则我们也没办法参详对策啊。”王信催促道。

“……还是不必了。”李亚峰沉思良久，开口说，“任他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无定乡与天庭之间早就无话可说，见面也是枉然。细想来，若是天庭有了制我之法，来攻便是，也不必派人来；再说，只要我依旧无法离开无定乡，纵是天庭有什么变故也不能对现在的形势有什么改变，唯今之计只有我勤加修炼，要是能让通慧功更上一层的话，大概反攻天庭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说完，李亚峰脸色一变，“王信，把姜冉杀了，人头扔出去。”

“老大！”王信生气了，“我不知道五百年前你和姜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她毕竟是你爱过的人好不好？你还真说杀就杀，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你……”

“王信，五百年前发生了很多事……师父死了，四师祖死了，南宫死了，就连张甜和钱十千也死了。魂飞魄散，形神俱灭，我救不活他们。”李亚峰没有回答王信的问题，语气也很平淡。

“……知道了，我这就去。”王信脸上的肌肉一跳，不再说话，转身就往山下走。

“等等！”王怜怜叫住了王信。

“小怜，没有用。这一次你说什么我也不会听的。”李亚峰双眼望天，冷冰冰地说。

“我说话你当然不会听。”王怜怜轻轻一笑，“连鹰前辈、猪前辈还有王信的话你都不听，我说话算什么？不过，有个人说话不知道你听不听？”

李亚峰不理王怜怜，冲王信走了过去，“怎么？你要我自己动手去杀？”

“老大……”

王怜怜见李亚峰不理自己，紧走几步，一把拉住了王信，把话说了下去，“有人说，她带来了一个桥墩。”

正往山下走的李亚峰听见王怜怜这句话，身形不由得一顿，没有回头，步子却突然间加快了。

“这里就是他现在住的地方？”无定乡的“逆天精舍”中，姜冉在自言自语。

“逆天精舍”是李亚峰在无定乡的私人住所，王信把姜冉领到这里来的用意非常明显——虽然五百年过去了，王信还是没有把姜冉当成外人。

“你不该来送死的。”突然间，姜冉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眼前一花，脸色铁青的李亚峰站在了面前。

“亚……天庭使者姜冉见过逆天君。”姜冉竭力克制着自己的心慌。

“不必了。你有什么事可以说了。”李亚峰一反手脱下了身上的白色长衫，露

出里面一身黑色劲装，“说完之后，我会把你的人头送出无定乡。”

“亚峰……”姜冉无力地叹了一口气，“你……你不要这样对我好吗？”

“亚峰？”李亚峰冷冷地笑了，“你觉得我该怎么对你？冲上去抱住你大声说我还依然爱你，还是先把你吻得神智不清然后再把你扔到床上？”

姜冉默默地看着李亚峰，一言不发。

“如果这是你死前最后的愿望的话，对不住了，现在我没有兴趣。”李亚峰把手中的白色长衫向身后一甩，长衫脱手之后稳稳地停在了空中。

“很奇怪吗？”李亚峰继续说了下去，“通慧功第三层：‘物外忘情’。让八十万天兵死无葬身之地的功法。说得简单些，无非是让时间暂停罢了，不过，这对神仙同样有效。……现在整个无定乡中只有你和我在时间长河之外，你有什么话可以说个痛快，不必顾忌。你不是说你带了个桥墩来吗？也拿出来让我看看？也真难为你把五百年前的往事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也许可以让你留个全尸。”

“……亚峰，你变了。”姜冉从怀里掏出一封书简放在身边的桌上，“这是玉帝给你的信，看与不看在你。信已经送到，你如果要杀我，现在就可以动手了，用不着用什么了不得的功夫。我既然来了，也就没想过还能活着回去。”

“我变了？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五百年的时间，足够改变一个人了。”

“你究竟还是五百年前的你，从来就没有变过。”李亚峰突然想到了王怜怜刚才说的话，心中变得很不是滋味。“我变得还不够。有些事情我早该忘记的，我根本就不该来见你……我该让王信来杀了你，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南宫其实等于死在你的手上。当年如果南宫不去拦着你的话，她根本就不会碰上杨戩！你……”

“你的确变得还不够。”姜冉笑了，“你依旧啰唆。”

“你……”紧绷的空气被姜冉一句话完全缓和了，李亚峰有些气急败坏地说，“好！我承认，我是爱过你，我也不想杀你！可是你既然来了，我就不能不杀！现在，你是天庭的女仙，我是逆天君！我和天庭誓不两立！”

“……你真的曾经爱过我？”姜冉对李亚峰话中要杀自己的威胁毫不在意，微笑着问。

“曹暮和你在一起，你应该知道。”李亚峰心中一痛。

“曹暮？他没和我在一起啊？”姜冉有些惊讶，“五百年前神农谷大捷之后他受天庭重用，二郎显圣真君死后他就去了灌口，听调不听宣，我有两百年没见过他了。”

“什么！在神农谷一战时他明明说你已经嫁给他……靠！”李亚峰气得把五百年前的口头禅又想了起来，“这个老奸巨猾的浑蛋！”

“曹暮鬼主意多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还是上当？”姜冉笑弯了腰。

“我就知道,这个浑蛋嘴里就没有说出来过一句实话!”李亚峰恨恨地说。

“喂!李亚峰,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不知什么时候,姜冉和李亚峰之间的气氛仿佛又回到了五百年前。

“……我曾经问过自己很多次,我到底为什么爱你。”李亚峰像是在自言自语。

“是因为你漂亮?也许吧,我对你的确是一见钟情……可是,这毕竟不能长久啊是不是?后来,我知道你了解阿斌,明白我的心思……这也许会让我对你心存感激,但生活又不是小说,作者爱上了解自己的读者这种事怎么可能?可我看见你为你爷爷的病变得憔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很痛……真的,真的是自己的心脏那里很痛很痛,那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再后来,在北京,我和你一起去长城,去圆明园……那几天我真的很高兴。也许,那才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不是因为我是作家阿斌或者是中医界的小祖师而志得意满,是发自内心的愉悦……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吧,我知道,没有理由,也不需要什么理由,我爱你,那就是我的一切……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理由的话……那就是你,因为是你,所以……你知不知道,在你成仙的那天,我喝醉了,平生第一次。那天,我哭得像个孩子……”

“亚峰,我……”姜冉眼中泛起了泪光,刚要说话,但李亚峰的态度一下子变了。

“我是曾经爱过你,我曾经愿意为了你付出我的所有……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李亚峰语气突然变得冰冷,“过去的东西想要再追回来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现在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再没有什么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留下来的话,我很庆幸我们现在变成了敌人。这至少比在时间长河中让自己的感情也变得苍白好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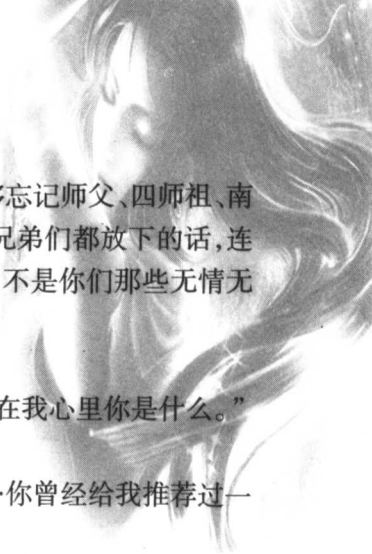
“亚峰,你听我说,其实你……”

“不要说了!”李亚峰有些暴躁地打断了姜冉的话,“事情走到今天不能怪我,始皇陵中的事不是误会……哪怕是误会也好,到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没有办法改变了。你……好吧!看在我难得想起这么多往事的份上,这一次我放过你。你走吧。玉帝老儿的信我会看,但不管他说的是什么都无所谓,反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走吧。如果你不想死在我手上,那你就永远不要在我面前出现!你记住,不会再有第三次了。”

“亚峰,有些事情还是有改变的余地的,我也是刚刚知道,这场战争完全没有打下去的必要,其实你是……”

“不要说下去了!也许我没有改变什么,但这种不改变在时间的面前毫无意义,只有仇恨被突出了。”

“你……何苦这么执著?”



“执著？是我执著吗？”李亚峰凄然一笑，“如果我能够忘记师父、四师祖、南宫、张甜、钱十千……如果我能够把为我而死在天庭手上的兄弟们都放下的话，连我自己都会看不起我自己。我是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凡人，不是你们那些无情无欲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亚峰，就算是为了我，听我说好吗？”

“为了你？”李亚峰仰天长啸，“好吧，我让你知道，如今在我心里你是什么。”

“在你心里我是什么？”

“是的。就算是当了神仙，也还记得你读过的书吧？……你曾经给我推荐过一本书你还记得吗？”

“……你说的是《金蔷薇》？”

“好，你还记得。”李亚峰把手伸进怀里，从心口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闪闪发光的東西，“这是我在出了始皇陵以后为你磨制的，就像书中说的一样，它非常精致，至少是我这个不怎么巧手的人所能做到的最好水平。你也许还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愿用终生的时间为你打造一朵金蔷薇’。”

“我还记得。”姜冉轻轻地说，“苏联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故事中说，如果有人得到一朵金蔷薇，便会终生幸福。”

“是吗？沙梅用自己的后半生收集金店的灰尘，用灰尘中的金属打造了一朵金蔷薇，可是，他到死也没能把它送到苏珊娜的手上。也许我比沙梅幸运，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姜冉望着李亚峰手中的金蔷薇，必须承认，金蔷薇的做工的确有些粗糙，但它闪烁着美丽的光泽，仿佛真的会带给人幸福。

李亚峰叹了一口气，“当我们离开始皇陵以后，我就开始打造它了，我想用它向你说明白我的心意。你知道，我的手很笨，为了这朵金蔷薇，我花了太长的时间……可等我磨制好它的时候，你却成了仙，曹暮也跟着你去了天庭。我那时本来要扔了它，可被南宫抢走了……我没有想到，南宫是拿着它去追你，却在路上遇到了二郎神……当南宫用化血大法带着它逃回无定乡的时候，元神已经散了，连我也救不回来……你应该看得到，它的光泽是红色的，那是南宫的血……这朵金蔷薇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放在我的心口，足足五百年……现在，我终于可以把它给你了……它本来就应该属于你，相信南宫也是这么想的。”

姜冉眼中噙泪，颤抖着双手去接李亚峰手中的金蔷薇，李亚峰把金蔷薇拿在手上，脸上挂着冷笑。

第二章 上天言事

“这……这是怎么回事！”姜冉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眼中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

“怎么回事？”李亚峰冷笑着说，“我没有做任何手脚。难道你还不明白？我说了，这五百年，只有仇恨被突出了，是我心中的恨把我对你的爱意从金子变成了一文不值的沙子。你看，这每一粒沙都是红色的，这是南宮的血，是死在你们天庭手上的兄弟的血！也是我——逆天君的血！”

——盛开的金蔷薇从姜冉颤抖的手上慢慢凋落，每一片凋零的花瓣都从闪光的金子慢慢变成了松散的沙粒，很快，整朵金蔷薇变成了一小堆暗红色的灰尘，若不是在李亚峰的通慧功之下时间停顿，几要随风散去……

“姜冉，你现在明白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李亚峰的脸上没有表情，“我可以承认我爱过你，但那在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像这堆沙子一样，剩下的只有血色的仇恨。……也许我到现在还是爱你的，但你既然是天庭的神仙，在仇恨和爱情之间我只能选择前者。把你的桥墩拿回去吧，我已经不再需要它了。你走吧。”

“……”姜冉止不住眼中的泪水，但她没有再说什么，小心翼翼地捧着手里的一小堆暗红色的灰尘慢慢走出了房门。

“也好，这样最好……”李亚峰望着姜冉远去消失在无定乡边界的背影，如释重负，心中忽然想起了席慕容的老诗：

……

云雾从花树间流过 群峰静默
我们刚刚绽放的笑容瞬即凋落
看啊 那山径的转角
年少时曾经携手并立的地方

在沉沉下降的浓云里
朝我们迎来的是复仇之神
.....

“逆天君可是有意赴约？如此便请随老汉来。”

姜冉下书之后径直回了天庭，留下守候在无定乡外的却是太白长庚星。此老最是好事，虽然嘴上说着不愿到无定乡下书，却总想见见逆天君华九。上次到无定乡时正值李亚峰闭关没能见着，这一次硬是在无定乡外等了三天，看见李亚峰一行四人出了无定乡，忙上前搭话。

“金星老儿，又是你？上次留你一条老命不杀，这次怎么又来送死？”王信上去一把揪住太白长庚星的胡子笑骂道。

“王帅莫要说笑，有道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更何况此次逆天君乃是玉帝佳客，又怎会为难老汉？”太白长庚星护着自己的长胡子笑道。

“老星不必多言，头前带路。”李亚峰不耐烦地说。

“是是是，老汉这就带路。”太白长庚星抬头一瞟李亚峰，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心里暗暗埋怨自己，好家伙，这个主儿可是杀人不眨眼，自己怎么就是按捺不住好奇非想要来看看他？要是个不小心，形神俱灭了也怪不了别人。急忙纵起云头往天庭方向飞去，李亚峰一行四人便跟在后面。

“老大，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赴约？说是议和，可天庭到底要的是什么花样咱们完全不知道啊，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怎么办？”王信见太白长庚星飞离了一段距离，小声问李亚峰。

“王信，道理不是早就说清楚了吗？一是看看天庭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二是趁机来个里应外合前后夹攻，只要我在天宫里运起通慧功把玉帝老儿一宰，你们就马上回无定乡报信。”

李亚峰这一次力排众议亲自赴约完全不是因为医官华佗代玉帝执笔的那封言辞恳切的请帖，而是打定主意要把天庭的神仙来个一网打尽。

“说得轻巧，只怕到时候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王怜怜紧紧跟在李亚峰旁边，把嘴一撇说道。

“怜妹可别这么说，只要大哥神功一出，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难道还怕天庭摆鸿门宴吗？大哥以前是怕自己一出无定乡天庭就发兵来攻，这才让天庭逍遥到今天。难得玉帝老儿不知道听了谁的鬼主意，居然下请帖请大哥到天庭议和，我看这一回是天庭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才对。王信，你说是不是？”清水好子笑语盈盈，说着向王信发问。